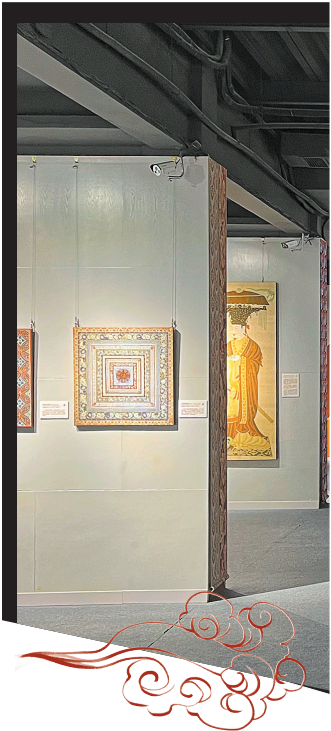




榆林窟第3窟《普贤变》局部



洞窟微缩模型 游昌学 摄



学生参加“壁上丹青——敦煌壁画绘制”体验活动

“莫高精神”里的“乐山实践”

西北的一捧黄沙吹向佛教名山,蜀地的圣洁佛光点亮壁画一角,乐山与敦煌,相隔千里却也近在咫尺。

上世纪40年代,画家张大千带着夹江制作的“大千纸”远赴敦煌临摹壁画,后回四川办展引起轰动。他的临摹活动和倡议,促成当时的国民政府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来管理莫高窟,这就是敦煌研究院的前身。

作为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弘扬的专门机构,敦煌研究院经过78年的不懈耕耘和数代莫高窟人坚守大漠,筚路蓝缕,艰苦奋斗,开拓进取,已发展成为包括天水麦积山、永靖炳灵寺和庆阳北石窟寺三处石窟在内中国最大的石窟文物保护单位,不仅为敦煌,也为全国石窟寺文物的保护研究事业尽了一份力。

无独有偶,作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乐山大佛,被誉为“堪与世界其他石刻如斯芬克司和尼罗河的帝王谷媲美”的中国古代摩崖造像的顶尖之作。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乐山就以乐山大佛的保护为核心,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有效保持了乐山大佛的原真性、完整性。

前人的不懈努力让乐山大佛历经千年依然巍峨屹立。

以此为契机,2020年6月举办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四川主会场活动现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四川省文物局、乐山市人民政府签署《共建乐山大佛石窟研究院战略合作协

议》,举行乐山大佛石窟研究院揭牌仪式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南方石窟文物保护(乐山)基地授牌仪式。

《协议》明确,力争用3-5年时间,将乐山大佛石窟研究院建设成为世界知名、国内一流的集科研、保护、展示于一体的中国南方地区石窟文物保护科研基地,为四川乃至南方地区石窟文物保护利用提供专业技术支撑。

为中国石窟会诊、为乐山大佛把脉。同期举行的中国石窟(南方)保护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就中国南方石窟保护利用的理念、目标及策略等达成了《中国石窟寺保护(南方地区)——乐山共识》。

今年1月8日,多位全国知名专家赴乐参加石窟保护座谈会,为乐山大佛石窟“会诊”,以期为先后进行了7次较大规模表面修复的乐山大佛开出一副“治水药方”,系统性地从根源上解决乐山大佛“脸花鼻黑”等问题。

沧海桑田的变幻中,敦煌、乐山,在华夏文明的星河中遥隔千里,却遥相呼应,文明的渊源早已密不可分,守护文明脚步坚定而统一。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市美术馆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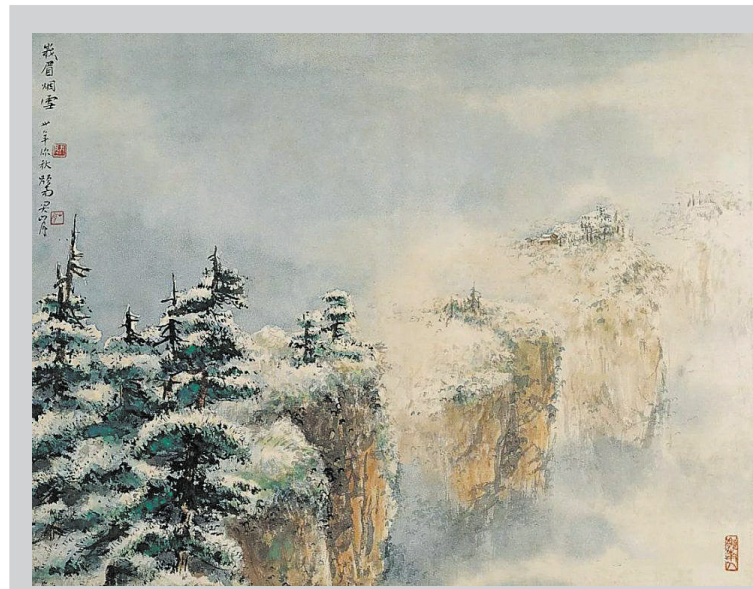
周末特稿



《石窟艺术中的敦煌与乐山》讲座现场

画家笔下的峨眉山

关山月:峨眉烟雪美如画



关山月《峨眉烟雪》

资料图片

■郭明兴

关山月,原名关泽霈,1912年生于广东阳江,曾拜师岭南画派奠基人高剑父,高为其取艺名“关山月”。此后关山月历经艰辛,学有所成,成为我国著名的国画家、教育家、岭南画派之巨匠。关山月的绘画艺术同中国美术的发展同步前行,他在中国画坛的成就,如同人民大会堂里他与傅抱石合作的那幅巨画《江山如此多娇》,历久而弥新。

关山月与四川的关系特别密切,其艺术上的很多重要转折,基本上都跟四川有关。1940年,关山月从广东出发,一直反复辗转于广西、贵州、云南、四川各地。他一路收集素材,一路写生创作,同时走到哪里就举办画展,一方面通过画展宣扬抗战,一方面以卖画维持生计。四川的名山大川成就了关山月的艺术之路,他在四川几年的游历写生,构成了他艺术创作的一个高峰。

国画《峨眉烟雪》是关山月在峨眉山写生时留下的传世之作。笔墨醇厚,图阔景远,白雪皑皑的峨眉奇峰,绵绵如雪的云海烟海,山岩、松林、寺庙都覆盖着厚厚的

积雪。在冬日阳光的映射下,银装素裹,别样风韵,分外妖娆。作品借鉴了西画写生的取景方式和渲染技巧,并运用国画独特的笔墨表现技法,对这个特殊景致精心描绘,气氛烘托,给峨眉山冬日雪景增添了无限生机和活力。

《峨眉烟雪》作于1941年深秋,款识有证:“峨眉烟雪。卅年深秋。岭南关山月。”画家以澎湃的激情,绘出了雪景国画的极致之美,似梦似幻,纤尘不染,仿佛这美妙的峨山雪景,才是真实的人间净土,心灵家园。

1942年,关山月在成都举办画展,结识了徐悲鸿、吴其昌、张大千、朱光潜等名家。张大千亲临现场观展,并以全场最高价订购了关山月一幅峨眉山水画。无意间,张大千挂在画作上的红纸订条,竟成为无言的“鼓动”,让许多不懂画的买主也纷纷进场购买,关山月的画很快被抢购一空。从此,两位画家之间缔结起了深厚的友谊。

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在观其画展后,给关山月写了一封亲笔信,称赞道:“先生画法,备中西之长,兼具雄奇幽美之胜,竿头日进,必能独树一帜。”

盖碗茶

在创新中让年味儿长存

■盛玉雷

“故节当歌守,新年把烛迎。”每到春节,最让中国人念念不忘的醇厚味道就是年味儿。春联、年画、舞狮、团圆饭、拜年、庙会、社火、压岁钱……“春节怎么过”的选择因人而异,但一定少不了温暖人心的年味儿,离不开沁人心脾的文化气。正因如此,惦记年味儿、营造年味儿、传递年味儿,是人们乐在其中的生活仪式,也反映着不同时代文化创新的可贵尝试。

今年春节期间,国博开设“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展”。观众徜徉于欢乐氛围的同时,还可以喝到嫦娥奔月拉花的咖啡、吃到大孟鼎模样的雪糕。庄重的文化殿堂与红火的节日民俗不期而遇,带给人们别具一格的体验。

如果说“博物馆里过大年”是激活传统文化的主场,那么春节文创就是与现代生活息息相关的市场。今年是农历虎年,上海博物馆以金代磁州窑的虎形瓷枕为图案元素,开发出虎年“岁岁平安”帆布包、虎运青松挂毯等文创产品;三星堆博物馆以出土的青铜大立人、纵目面

具和金面青铜人头像为造型,研制出新福神官系列盲盒;安徽博物院以馆藏特色文物为依托,推出虎年创意折叠红包以及龙虎纹鼓座摆件等新春特色文创……这些别出心裁的“文创年货”,包含虎虎生威的寓意、福佑平安的祝愿、吉祥如意的期望,在传统底色上描绘现代色彩,在传统语境中进行现代表达,既给生活加分,也给节日添彩。

新春佳节,是日常生活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文化积淀的精彩纷呈。年的味道或许不断变化,但年的意义始终如一。烟花爆竹燃放得少了,万家团圆的喜庆氛围却丝毫不减;铺张浪费的陋习渐渐消失,清新简约的仪式层出不穷。博物馆里,厚重的云梦秦简、恢弘的千里江山图、古雅的贾湖骨笛,传承不息的文化味儿是年味儿的深厚滋养;博物馆外,琳琅满目的文创产品,各式各样的定制礼盒,历久弥新的文化元素,热气腾腾的烟火味儿是年味儿的丰富载体。今天,春节“新的打开方式”,就是不拘泥传统、不迎合流俗,既有文化的张力,也有时代的活力,共同烹制年的味道、诠释年的意义。

长风浩荡,从敦煌深黄如成熟麦田的沙漠中吹卷起风沙;眺望远山,遥远的旅行者、行脚僧人在莫高窟的连绵群峰中寻找禅的真意。

心向往之,美不可名状,东方的文化在这里交融碰撞,最终以雕塑展现。佛像、飞天、诗歌、文学……在沧海桑田的变幻中,沉淀、呈现,让人沉迷。

2022年1月25日,市美术馆开年大展“飞天神韵·莫高精神——敦煌壁画里的峨眉山石窟艺术展”惊喜而至,展出来自莫高窟的复制洞窟、洞窟微缩模型、复制塑像、复制壁画等共计160件展品。

据悉,该展览始于2020年6月,在甘肃省博物馆首展后,先后多次在甘肃省内市州博物馆巡展。此次“出游”乐山,既是该展在四川的首次亮相,也是同期多地巡展中规模最大的一次。



展览现场人气满满

“飞天神韵”里的“乐山印记”

“虽相隔千里,却渊源颇深。二者均为南北方丝绸之路要冲,共同见证了古代中外文化和佛教文化交流的历史。”这是大众对敦煌与乐山的普遍印象——

公元四世纪,敦煌三危山流溢天地的金光让乐僧和尚发愿筑窟。在中华文明高峰的唐朝,敦煌莫高窟开窟造像数量极为各时期之最,绘制了大量毗沙门天王形象的壁画和纸绢画。如今,经近千年间持续不断的营建,莫高窟形成巨大的规模,为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地。

相似的时间轴线,西蜀峨眉山的山流四季的云岫让慧持和尚筑寺普贤。乐山大佛自唐代开元元年至贞元十九年,历时约九十年,开凿出中国最大的一尊摩崖石刻造像。夹江千佛岩也“心有灵犀”地雕凿出特征与敦煌石窟所存基本一致的毗沙门天王造像。

浸润千年,佛教文化在乐山上打上了深刻烙印。敦煌艺术中有着流传千年的华彩,佛国仙山的乐山亦以行愿无尽的步伐点亮人间烟火,从古至今未曾停歇。

“峨眉山作为普贤菩萨的道场,是中国四大佛教圣地之一,榆林窟第3窟西夏时期的普贤变画面,被业界认为可能是

对当时峨眉山的描绘。”市美术馆相关负责人表示,正是源于这样的契机和缘分,此次展览的“飞天神韵”部分,在原有“丝路漫行”“庄严佛宫”“净土乐舞”“匠心营造”“霓裳美仪”“图案华章”六个单元的基础上,特别增加了“普贤化现”单元,更凸显“乐山印记”。

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独特的旅游资源,构成乐山文化旅游的特色和精华,让乐山这座历史文化名城辉煌依旧,“山、水、城、佛”和谐共生的嘉州盛景亦是嘉州儿女的追求。

当前,乐山正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加快建设全省区域中心城市、“中国绿色硅谷”和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此次乐山美术的千年盛事,既是推动乐山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更为探寻敦煌文化与乐山之间的奇妙渊源提供了契机,也为两地文化有效碰撞、深入交流、务实合作搭建了平台。

此次莫高窟石窟艺术来乐,吸引不少人到馆感受其中厚重的历史、艺术和人文积淀。“春节期间,每日入馆人数均接近400人上限。我们举办的一系列线上、线下配套公益活动也备受欢迎。”市美术馆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截至目前,此次展览参观人数已突破5000人次。

当「敦煌」遇见「乐山」

记者杨心梅